《超能水滸》

沈默：
1976 年生，武俠人，與夢媧生活，育有貓帝、魔兒、神跩三頭貓兒子以及一人類女兒禪，為多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得主，包含第九屆溫武長、短篇武俠雙首獎。另入選《華文小說百年選・臺灣卷》，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「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」補助、《文訊》雜誌「二十一世紀上升星座：1970 後台灣作家作品評選（2000～2020）」小說類 20 大、入圍 2020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。出版作品有《劍如時光》、《在地獄》、《天敵》、《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》、《七大寇紀事》、《英雄熱》、《幻影王》、《詩集》、《２０６９樂園無雙》、【孤獨人三部曲】、【天涯三部曲】、【魔幻江湖絕異誌】等。主掌【飛一般沉默】個人新聞台 Blog：http://mypaper.pchome.com.tw/news/shensilent

第 16 話

夕陽西落，林冲被蕭讓的賜力填充許多語詞，像是腦子神祕地啟動，其心智視野大開，她濛昧混沌的意識，對此日發生的一切也就有了大致理解，不再神飄魂搖，莫知所以。

而後，孫二娘拿出幾顆手作包子，讓林冲飽餐一頓——這是林冲十四年人生裡頭一回吃到這麼美味、餡料滿滿的包子。從遭受追捕的危難，與及來到寶藏巖所經歷的太多衝擊，林冲一直備受威脅，根本意識不了多時未食的事，何況超臺北生活早就磨練她異常習慣飢寒交迫。但二娘包子完全誘發了深藏體內的飢餓，她狼吞虎嚥，身體的每一個細節都在吶喊著，要更多更多。最後，林冲吃掉八顆肉包。

再來，林冲就被帶到澡屋。山坡小徑間散佈房宅，其中幾間是澡堂，也有獨立澡室，以及大型浴池。原來自己也能泡浴啊，林冲又是一陣驚愕。在超臺北，只有高階人等才有可能進行泡浴。畢竟，水是無比珍貴的資源。因為輻射塵從四面八方無盡地落下的緣故，即便有赤網阻攔，但雨水仍舊不宜直接使用，必須經由獨特的過濾系統，將輻射污染排除，才能取來喝飲與洗浴。

如林冲這般的低階女性，一生幾乎沒有機會泡澡，就連沖洗，也是三天僅配給一小盆，必須珍而重之。印象中，僅有非常少數被高等男性寵愛的女子，方有大桶水淋浴的境遇。

而同一者中想必有人的賜力是能夠過濾毒素與汙染吧。

林冲將破爛的衣服脫掉，以溫熱的水洗淨後，此刻獨自在澡缸裡泡著。夜已深，屋裡僅有一盞燈火，一切平和靜好得不可思議。她前所未有的感覺到安全，無須擔憂下一刻會有鞭笞虐打，也沒有人會對她下達各種匪夷所思的指令。她不是一名奴隸。跟寶藏巖截然不同，超臺北是加速的世界，總是有人讓她忙碌，幾乎停不下來，一直做著各種勞務工作，惶惶度日，哪裡有空餘能夠如眼下般的清閒悠緩。

在寶藏巖裡，林冲卻可以慢下來。甚至有時間跟自己說話，聽自己說話，而不會時時緊張憂愁焦慮惶恐驚駭。今天真是漫長的一天啊。到寶藏巖不過一日，但林冲的生命體驗忽然被擴展到無以適從。太多全新的體驗到來，如若詭奇的夢境。

這些都是真真正正在發生的事嗎？暖和的水正包圍著她。那種不真實感也就漸漸離去。她越來越確定不是幻覺，不是心智構造出來的遁逃場所。林冲安坐不動。澡缸的水面靜止，她看見自己的臉。

一張長得不差的臉。但嬌媚不如孫二娘，不及扈三娘那樣教人驚艷難忘的容顏，也不是楊志那樣英氣颯颯。望定自己的臉，林冲想著，這是一張中性的臉吧，不特別陰柔秀麗，也不陽剛帥勁，就只是一名十四歲少女的臉。

林冲在此之前很少關心自己的容貌，因為沒有意義。她只是一件物品。但來到此時此地，她感覺到心中有好些東西正在浮昇飛湧。更多的情緒，激烈的憤怒的哀傷的痛楚的寂寞的溫暖的……

有些話語想要被說出。是的，林冲破天荒的感覺到自己想說話的意願。也許，真的也許，她在這裡能夠做回她自己，做回一個自由的人，一名完整的女孩。這不是幻夢吧。

她是她自己了。林冲試著告訴自己，我就是我自己。

她小聲地對水面裡的女孩講出：「林冲。」

第 17 話

醒來。林冲在輕柔地漏進屋裡的光線中醒來，雙眼睜開。臉上還有一絲不可置信的表情，隨著意識的回填，也就慢慢撫平。她起身。坐在床邊感覺此刻的真實。林冲略微用力地摸了摸自己的臉。

這裡不是虛妄的，她就在這裡，不在超臺北，在寶藏巖裡。

來到寶藏巖已經數日，林冲每天都要去找蕭讓，好讓她在林冲的腦海裡寫入更多詞語。當林冲認得的詞語愈是多，她就愈能理解眼前的世界，無論是寶藏人的生

活模式與思維，抑或同一者的奇怪能力等等，林冲漸漸能掌握全貌。

而最教她驚奇的是，寶藏巖一視同仁，無論是同一者或其他寶藏人，悉數能夠按照自身意願過活。同一者並沒有高過於其他寶藏人，實際上同一者只是寶藏巖眾多職業、生活方式的一種而已。無怪乎孫二娘會對初來的林冲說出「寶藏巖沒有階級，也沒有位階。這裡的所有人，都是平等的。」那樣教彼此的她費解的話。但這千真萬確是真實的情況，不是理想，也不是宣告，而是紮紮實實的寶藏巖日常。

林冲也發現寶藏巖裡有少數的男性，譬如怪語師潘金蓮就是男子，但長得秀美無倫。林冲一開始還覺得這樣的地方也有男人，頗覺怪異。但幾天過後，她很快就發覺，他們都是不見容超臺北生活的男子，大多是個性陰柔，不喜暴虐的手段，又或是深愛妻女的男性，也就攜家帶眷逃離了超臺北。寶藏巖亦有好幾對男性戀人，但無人驚怪，一切皆隨自然。

這世間怎麼會存在這樣一個奇特而美好的地方呢？如何可能？

每多過一天寶藏日子，林冲的心底也就又多了一些篤定和堅實。她在這裡是有位置的，是一個人，不是物品，不需要時刻擔心被廢棄，被不知幾時會猛撲上身的暴力與死亡隨便地帶走。

走出她的房子。林冲來到室外。她望著環繞在寶藏湖上的大霧，四面八方籠罩，形成獨特的保護網，甚至寶藏巖的上方也有雲霧撩亂，否則只要超臺北人站上制高點，就能輕易掌握此地的虛實。

操控霧是楊志的賜力，她能夠讓大霧覆蓋住整個寶藏巖。同時也能形成警戒網，只要有人踏入霧裡，就會引發楊志的注意，神妙異常。據她所言，那感受如若觸膚。霧與觸覺的關係，林冲覺得不容易想像，但賜力原就是不能思議的力量啊。不管是地壯菜刀的塌陷、地靈盆的轉移疾病能力、地強帽的化身為虎，哪一個不是教人嘖嘖驚奇呢！

寶藏巖外有寶藏湖圍繞著。寶藏巖底下，原都是道路、住家，但在某次驚天暴雨後，汀州路、基隆路、羅斯福路、新生南路等大半都被淹沒了，且附近的高橋早損毀已久，再加上地震後寶藏巖不知怎麼地就被推高，就變成易守難攻的要塞。

林冲望遠超臺北，確實看見高處有座長橋在重霧中若隱若現。據說，在末日大戰以前的古臺北，人可以乘車在其上奔馳。她覺得這件事比賜力更難以相信啊。但林冲知曉自己還太年輕了，眼界狹窄，有許多東西根本一無所知。

她可以學，她還有很多東西想認識——世界很大，不管是知識還是技術，林冲都有興趣，內在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心，不再是死灰，不再是那樣無有出口的絕望。生命力正噴湧。

她感覺得到活著的事實，而這其實是無比珍貴的啊！

第 18 話

林冲眺遠後，回過頭看自己的磚石屋子——自己的房間，聽來多麼好，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，心中有股湧泉，要從死井裡炸出來。但林冲還不習慣情感。是的，她一直被各種現實暴力逼迫著壓低、取消自己，直到此刻，她方能夠直面體內的情緒之泉。她不是物件。她不是任人使用、遺棄的東西。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，林冲很快覺察到人生的第一定律——

沒有自己，就沒有別人。

石屋與水泥、鐵皮房，那是差距了十萬八千里。她還住在超臺北時，如她般的女子悉數都是住在水泥與鐵皮房裡，燠熱或凍冷的天氣，真會讓人瘋狂。但到了寶藏巖，石房子就有調溫效果，住起來是無與倫比宜人啊。林冲對自己的住屋十萬分滿意，甚至有點依依不捨哩。不過，該做的訓練還是得做。林冲猛地轉身，離開安樂窩，往孫二娘、楊志同住的房屋行去。

她站在刻有楊志、孫二娘專屬圖紋的門口——楊志的部分如霧又如獸，孫二娘則是兇惡的夜叉。林冲輕扣門。孫二娘爽朗語聲響起，「冲妹妹進來，跟我和妳楊姊姊一起吃早餐吧。」

林冲推開門，行動不再如之前諸多畏縮遲疑。她進到楊、孫二人的居屋，比起林冲的房間，此間布置可花巧多了，有許多器具、家具，牆面也貼著美麗的壁紙，甚至有餐室、臥房、廚間、廁所等。林冲心想著，好大啊。

而後，她若有所覺地凝望房屋，隱隱約約，有種不能明言的直感，總覺得此地的空間比較大，該怎麼說呢？林冲整理自己的思緒，主要是寶藏人真的不少，就她所曉得的，恐怕有上千人吧，但這裡都是些石頭小屋，即便再往上更高的小觀音山一帶，也搭建了為數不少的竹房，但仍舊不能應付吧。但似乎寶藏人的出入住居都不成問題，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空間。像楊、孫兩位姊姊的房間，外觀上小小的，內裡空間卻頗為寬闊。林冲無從解釋，只能說這亦是寶藏巖的神奇之處。

而滿室的香味正迎面衝來啊。

廚房裡的孫二娘對林冲露出關愛的笑容，「妹妹睡得可都好嗎？」

林冲點點頭，眼底是閃亮的。

楊志招手，指著方桌的另一邊，「坐吧。嚐嚐二娘的手藝。」

孫二娘從廚房端出一鍋熱粥，林冲就要上前幫手，二娘說：「不用不用，妳坐吧。」

林冲也就聽話地落座。桌上有五道菜，她只認得早前吃過的包子，其他是前所未見的。楊志面無表情，語氣淡淡的，但難掩驕傲：「二娘可不是只會做包子而已，這些是蒸野菜、甜辣炒雞、翻煎湖魚酥、鮮筍燴，包準妳沒吃過這等世間美味。」

孫二娘聽得楊志的讚揚，親暱地拍了一下她的肩，「哪有人如妳般誇上了天。」

楊志卻理直氣壯：「好吃，真是天下一等一的好吃。」

二娘眉開眼笑，臉上都是溫柔，「等等記得請李逵招風，驅一下室內的氣味。」楊志點頭表示知道了。孫二娘則突然想到了，對林冲講著：「如果妹妹覺得房子裡有味道不散，可以找李逵姊姊幫妳，如果濕氣太重，就要請李俊姊姊。」

林冲一方面感知著兩位姊姊的柔情蜜意，另一方忍不住直眼盯著餐桌的食物，香氣撲鼻，她感覺到口舌腸胃都在翻攪。這幾日在寶藏巖，每天有得吃食，就已經再滿足不過了。眼下卻又讓林冲更為驚奇，她從不曉得一桌菜是什麼模樣。過去她在超臺北只能吃冷食乾糧，鮮少看過熱騰騰的食物，當然對飢餓也司空見慣了，但此刻她飢腸轆轆啊，似乎眼睛都要破眶而出，嘴中的唾液無限地分泌。

楊志對孫二娘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她趕緊給林冲碗筷。孫二娘立即到廚房裡張羅食具，並為林冲在碗中添了粥。楊志則起身替二娘和自己填好粥米。孫二娘帶著暖暖的笑意，「妹妹快吃吧，別客氣。」

林冲拿著碗，手上被放著筷子，死死地握著，不知如何下手。所謂的筷子是做什麼用的，藉由蕭讓的詞語填入她已經可以明白了，但實際上她從未拿過筷子，根本無從用起。

孫二娘忽然領會過來，改去拿了根湯匙，遞給林冲，「用這個吧。」且示範地拿穩筷子，幫林冲夾肉取菜，置入林冲的碗裡，期間她臉上滿滿欣慰狀。望著孫二娘猶如母親般的表情，楊志一邊心中嘆息，一邊也很慶幸有這麼一名女孩到來。

先把一塊炒雞放入嘴中，又甜又辣的感覺爆裂開來——林冲難能置信世界上會有這等豐盛的味道。來到寶藏巖後，她已不知有多少回驚喜了，無可計數，每一種都讓她的世界一次又一次的翻騰起來，所有的認識都在顛撲飛旋。每一種認識都是嶄新無倫的。她好像受著什麼眷顧一樣，周遭的事物持續在發光。一切都值得體驗，一切都充滿祝福。

林冲一口接著一口，不可釋手。不管是炒雞還是翻煎湖魚酥、鮮筍燴，風味濃郁又鮮甜，各有各的美味，蒸野菜也帶著山林感，讓林冲難以自己，白粥的軟硬適中，黏度恰到好處。每一個食材都有它獨特的質地，但又被組成一個完整的滋味。

孫二娘瞧著林冲狼吞虎嚥的樣子，表情滿足，不住地挾菜肉給她。一直比較硬酷的楊志，眼神何其溫柔地凝望著此刻場景。只是一頓早餐，但她和二娘不都一直

在期待這樣的時刻到來嗎？有個小孩一起吃飯，一起過著普通人的生活。

而淚水突如就來到眼中，林冲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她低下頭，一口接著一口地吃，也吞落了自己的眼淚。是幸福嗎——蕭讓放在她腦中的一個詞語，在閃亮著。這就是幸福嗎？有誰珍惜著自己，全心關愛著自己，幸福，這就是幸福的感覺嗎？

林冲哽咽了，手嘴的動作停頓著，她抬頭望著孫二娘、楊志，滿眼是淚。

孫二娘神情驚慌，「妹妹，怎麼了？燙著了？有什麼味道不對嗎？」

楊志也有些慌張了。

「好——」林冲忽然開口。

孫二娘嚇了一跳，「妹妹妳！」

楊志倒是變回了鎮定，只是眼中有了溫暖的笑意。

「吃。」林冲吐出第二字後，一個忍不住，就大哭起來。

從她有記憶以來，未曾有過的痛哭，像是新生兒一樣的哭嚎。

孫二娘的眼淚也滾落，用力地摟抱著林冲。

動容的楊志也起身抱住她們，強忍哭音地說著：「沒事了，都沒事了。」